

我的父亲

□ 同亚莉



我的父亲是一个地道的农民,高小文化程度。我很小的时候,打算盘、写大字都是父亲在家先给我教,我比别的小孩就学得快一点、多一点。

父亲一辈子没有小孩,抱养了我和比我小四岁的弟弟,视我们如同己出,而且在溺爱的程度上胜过亲生。

记忆中最深刻的事就是小学放暑假和父亲一起去北边的黄龙山换油。换油就是拿压榨好的菜籽油到本地周围一些自然

村,换取农户的菜籽、小麦、包谷、豆子,或者现成做好的吃的。既解决了一些小户无法榨油的困难,又赚取了中间的一部分差价,用来维持生计、补充家用。这对于大人来说,是一门生计、对于小孩来说,纯粹是玩。幼小的我坐在毛驴拉的架子车里一会儿坐、一会儿躺、一会儿爬,不亦乐乎。父亲坐在车沿上,唱着秦腔,毛驴拉着架子车欢快地奔跑在乡间的小道上,每到一村,父亲开始换油,或给我换些干粮、吃货之类的,我就在车子附近边吃边玩。天黑时,我们一路欢快地回家。

还有一次是春节前腊月里,父亲准备去县城卖柴,我们提前把家里的树砍了,制成一节一节,晾干、捆绑好,到出发时装到架子车上,去二十里外的县城卖。他们临走时,为了安全起见不想带我,但我嚷嚷着非要去,父亲没有办法,只好让我趴在叠得高高的柴火上,我的心高兴地飞出了村庄,顾不上看别的,只听见架子车在“得得得”的声音中向县城驶去。跑了二十里,卖完

柴火,买了些红萝卜、猪头肉之类的年货,我缠着父亲给我买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本新华字典,这也成了我一生的至爱,百看不厌。上学时,我在同学之间也炫耀了很长时间。

青年时期的一件事令我终生难忘。1983年夏,我考入了西安的一所大学,父亲带我去公社缴粮,按当时学校的规定,考上大学转成商品粮户口,要去当地粮站缴纳一定的粮食,拿粮站的证明到考上的大学办理转户手续。我们父女二人拉着装有几袋麦子的架子车兴冲冲地去公社粮站缴粮,说说笑笑间碰到了村里的熟人,熟人问父亲:“娃上大学,你把粮食交到粮站你吃什么?”父亲一愣,又兴奋地说:“先交了,娃上学了,先上学去。”自己吃什么,估计他当时也没有多想,要知道1983年的渭北旱塬并不富裕,有些人经常饿着肚子。这句话当时像我们常说的耳边风一样很快随风而逝,但说这话人的表情、声调和父亲一瞬间的愣怔却像一根刺一样,一直深深地扎在我心里,通过不断吮吸养分,慢慢地发出了勤奋、节俭、思考、感恩的绿芽。

父亲是一个忠厚老实的人,因为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在村里还当了几年会计,养了几年牲口,但又因为他秉性刚直死理,不会迂回、不会来事,干了三年就被换了下来,然后开始种庄稼,农闲时换油、卖柴,甚至到外地打零工挣钱。那时候,大家都吃不饱肚子,我们家人少,加上父亲勤劳,就很少有饿肚子的时候,最多是今天借、明天还,或者饿着一连几天吃红薯。碰上父亲打零工,他有时会捎回来几个工地上的杠子馍,便足以让我们稀罕很长时间。

时光如水,岁月如梭。转眼间,父亲已成了八十岁的老人,跟随我进城生活了近十年,他克服了从农村到城市人生地不熟的困难,在家看书、写笔记,在小区散步,帮助我收拾后院的花花草草,早已融入了城市生活,小病小灾从不吭声、自己解决,生怕影响了我的工作和生活。

这就是我的父亲,一个忠厚、老实、勤劳、善良的父亲,既平常又与众不同。

(作者单位:陕汽控股)

笔走龙蛇

小城小巧,像一把画有山水画的折扇哗地打开;小城雅致,像老城古典老宅子里一间雅室内圈椅上端坐的大小姐;小城古典,老城里的千年老街有古旧的禹王宫和从砖缝里生发出小草的古城门。

每天从小街上走过的人就如同小

城下面每天东去的汉江水一样,平常得像街道上贩卖的小贩。对于太阳每天照耀的小城中的任何美丽以及所有的魅力似乎都熟视无睹,生活在美丽之中的人久而久之也会产生视觉疲劳,极难发现新的美丽。

小城汉江河堤下面,有一溜数百米长的红色石崖,它们有的在汉江边凸起,像一只卧水红色水牛;有的像一道红色的石坡,好比北方的塬上;有的像一把红色的利剑出鞘,尽管剑把河堤压着,仍然毫不迟疑地从河堤下面勇猛地伸出,直刺汉江河底,击入江水之腹。

这块红色的石崖地带当地人称之为红石包。每天早上和傍晚,朝霞慢慢扫过红石包之时,或晚霞缓缓抚摸之后,红石包的色彩饱和度达到极致,红得让人心里温暖、升腾、向上,红石包由此成为小城市人们常去的地方。

秋未冬初,气温渐渐下降。清早,紧贴汉江江面上有一层水蒸气在上下沸腾,像是江水煮开了的蒸气,其实就是空气温度太低,江水水温较高,冷热温差较大产生的效果。到了中午,太阳当顶,就有那三五成群手提袋子的男人,从阶梯下到红石包,脱掉衣服,只穿裤头,走到江边俯下身,用手把江水一把一把擦在胸面、膝盖、大腿上,让身体适应冰凉的江水,而后一个鱼跃跳入江中,开始了今年的

冬泳。

红石包成为小城的一种符号。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有了新的感觉,新的感觉源自外来者的发现。有一天,省城里一位名地理学家被中央电视台《地理中国》栏目组请到小城考察,这位专家打眼一看小

城河堤下的红色山崖脱口而出:“这就是丹霞石。”

原来传说中的新疆丹霞地貌,广东福建的丹霞山在我的眼皮底下就有一大片。原来小城的古老街道就建立在这一片美丽的丹霞石之上,美丽古老的小城就是被这丹霞所托起。

一种古老的魅力原来源于自然的美丽,这是要感谢我们的祖先,还是要感谢

□ 胡树勇

我们自己?每一次发现都源于人的忠诚,每一个创造都来自于人的打破常规,每一个新观点大都源于我们敞开山门吸收外来的智慧之言。

小城东城门坚固墙体上镶嵌的“远瞩金州”石匾,是对东方州府管辖的一种胸怀,而西城“硬硬助城”上镶嵌的“秀挹西江”石匾,却是小城市一种优雅舒缓的闲情逸致情怀。

一个城市应该有精神,一个城市应该有情怀。丹霞石上的小城有的已经有了,有的正在张扬,有的还在萌芽。

我们生活在这座古老的小城,每天脚踏古老的石板街面,呼吸小城市上空无污染的清新空气,饮用汉江清流洶出的陕青茶。

突发奇想,那位据说一辈子没离开过自己居住小镇的欧洲哲人康德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想法?

与小城同住,与小城同行,与小城同思考,与小城同样哲理的哲人阅读。

丹霞托起的小城

踏入六月,乡家的温度会猛然升高,这时候的麦子也会趁机成熟起来了。

于是,轰隆隆的收割机会摇着铁打的身躯,雄姿英发地一显身手。一片片麦穗被吞进肚子,瞬间变成一颗颗饱满的麦粒,快乐地跳跃。

家乡的六月,气温高,雨水多,有时还夹杂着可怕的冰雹,对于现在来说,家里几亩薄田,收割机一会儿就能完事。好像还没感受那高温天气便过了麦季。

可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人民生活水平和现在相差甚远。那时候,没有现代化的收割机,农民们要一把一把用镰刀割麦子,还要一捆一捆地用麦秆打好捆,然后用人力

板车拉,条件好的用马车往外拉。麦子拉到离地几里外的大广场,铺摊开来,再用驴或者牛拉石碾转圈碾压,直到将麦粒压出来,再用木锨扬麦子,将麦秆和麦粒分家,最后再暴晒麦粒,然后装袋归仓。

六月的温度

□ 陈来峰

这一整套繁杂的程序下来,要耗费十天半月的功夫。所以炎炎烈日下用镰刀割麦子便成了麦季的头等大事。

那一望无际的麦田,那挥舞着镰刀的汗水,那镰刀触及麦秆的摩擦声伴随着我的童年。

记得那时候,常听说谁为了抢收麦子,在太阳下中暑晕了过去,可是,醒来之后,一切继续。

当然那时大家也会互帮互助,家里人手足的,会帮助那些劳力少的,我们孩子也去地里帮忙,虽派不上大的用场,我们也会去田里捡麦穗,帮大人倒水,还有追着蚂蚱满地跑,我们感受着那热闹祥和的氛围,陪着大人们一路欢笑。

六月的温度再高,也比不过人们的热情。六月的天气再严酷,劳作方式再落后,也抵不过人们的意志。

慢慢的,那也将成为一段难以忘却的美好回忆。



驼队 李世平 摄

鹤鹑占巢

□ 陈仓

鹤鹑占巢,随意下蛋,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喜鹊为斑鸠孵化出小斑鸠。鹤鹑得知内情,偷偷地在喜鹊窝里下蛋,企图既占喜鹊的便宜,又借斑鸠的势,不料,鹤鹑蛋却成了喜鹊和斑鸠的高级免费营养品。

鹤鹑吃了哑巴亏,既不敢向喜鹊索赔,又不去找斑鸠评理,沮丧至极,实在想不通,只好找杜鹃诉苦。

鹤鹑问杜鹃:“大姐,为什么斑鸠能办成

的事,我就办不成呢?”

杜鹃哈哈大笑道:“真是个大傻瓜,弄巧成拙,损失惨重,却不知错在哪里。你去鹊巢里仔细看看,斑鸠蛋和喜鹊蛋的颜色、形状、大小,一模一样。你再看看你下的蛋?一目了然,老鼠都能认出来!”

□ 寓言 □

雨中禹甸园

□ 李武强

地走,看着车流,看着人来人往,听着沙沙雨声,踏着团团积水,感觉特有诗意。

不知不觉中,我来到了每周六、周日都来晨练的禹甸园。这是一个由体育场和公园组合而成的公众休闲场所,四周敞开口,没有任何围墙。规模虽不算大,但里面绿树成荫,花草重叠,设施齐全,是市民闲散聚居的好地方。

此时此刻的禹甸园笼罩在一片烟雨之中,不见什么人影。往日那种人来人往、川流不息的热闹场面荡然无存,整个园里静悄悄的,唯有雨滴落在空旷的场地上、绿茵的草地上、蓊郁的树冠上。

我从北边进入园内,此时雨已经大了起来,落在伞上“啪啪啪”作响,犹如鼓点一般,让人快意三分。我踩着已有小水洼的路面,在园内徜徉、踱步,看脚下水花四溅,望远处薄雾缭绕,犹如仙境、犹如梦幻,好不快乐、好不乐哉!

走出小树林,我来到LED显示屏下,只见大大的LED显示屏下,一把紫伞、一把灰伞伞立在雨中。原来是两位年近六十岁的妇女在拉家常。“最近咋不见你?”“娃把我接到他那去了。”“怎么样?”“好着呢,娃和媳妇都对我好着哩,就是南方那甜腻腻的饭我吃不惯,你咋样?”“好着

呢,女儿女婿孝顺得很,就是原先咱在地里忙惯了,现在叫人闲在这单元房里,还真的有些不习惯。”“唉,有福不会享。”“哈哈哈哈哈”……两位妇女在雨中漫无天地地聊着,雨打在她们伞上,又从伞上落在地上,轻轻地、静静地,犹如一道别样的风景。

我生怕自己的脚步声打断她们热切的话语,便悄悄地从一旁的石条小路折身向西。

西边是一道小斜坡,坡势十分缓,坡的一旁栽满了树,有樱花树、柿树、槐树、塔松、柳树。另一旁是台阶式的小广场,晴天时候的清晨和傍晚,这里会响起激昂的秦腔和现代的晨练曲。而此时,只有静悄悄的雨声在敲打着地面。

“虎子,不要往水里踩。”一声喊叫,将我刚从沉醉中唤醒。我扭头一看,只见南边一道小坡上,站着一老一少。小孩大约五六岁,身披绿色小雨衣,老者撑着一把黑伞。那小孩看起来很调皮,并不理会老者的叫喊,依然一个劲地踩着坡上犹如波浪似的积水。老者上前要阻止小孩,还未等近前,小孩又是欢快地一阵踩水,水花溅向四处,也溅到老者身上。但不知为什么,那老者并不怎么恼怒,反而同样踩了那脚下的积水,水花溅在

了小孩的雨衣上,小孩欢快地笑着,再踩一下水,那老者也同样是一下,就这样,爷孙俩你一下,我一下嬉闹着,忘了年龄,忘了雨声。

猛然,一对修身的身姿从我眼前掠过。只见一对少女身着牛仔裤,背着行囊,撑着一把绿伞从园中横穿而过。她们好像刚从学校回来,正说着什么开心的事,银铃似的笑声不时从伞下飞出。望着她们矫健的步伐,青春四射的身姿,我不禁从心中涌起一种美感。

园的东边同样是一片树丛,树丛掩映中,有一石亭。往日,那是秦腔爱好者表演的地方,不知此刻会一番什么景象。于是,我便随着小步走入林中小道,走向小亭。只见一对恋人在石亭下正窃窃私语,不知是相互倾诉心扉,还是谋划美好未来,仅从他们亲密的举动中,我猜想他们肯定是在谈论幸福美好的话题,因为他们的脸上都洋溢着甜蜜的笑容。我不忍打扰他们,便折身返回。

雨依然下着,园中的一切沐浴在雨中。一切是那么和谐、那么优美、那么富有诗意。

□ 履痕处处 □

母亲的远方

□ 郝随穗

四十年前的风中母亲来不及收获这个秋天化作一首诗运行四十年太久诗里早已长满苔藓母亲成了我的远方

远方,是一片大海海面上铺着北方的晚秋海水上漂浮着一叶小舟那是我母亲在母亲的远方广阔中前行

浪花泛起打开诗句的背面苔藓覆盖下的母亲已是四十年沧桑的秋色

我在大海中继续前行远处,渔火点点这是母亲的路线一次次靠近远方的温暖